

姐姐与水芹

□一心

水芹是最寻常不过的蔬菜了。碧绿的叶子，翠绿的茎，一两元一斤，价格实惠，买回一捆，洗净切段过水后配上点香干丝，清香爽口；如果用红椒、香干丝、肉丝一起爆炒，端上桌来，红的椒绿的水芹黄的干丝，鲜艳无比，赏心爽口，下酒又下饭，其中滋味恰如清代袁枚所赞叹的那样：“味之精微，口不能言也。”

这样的菜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即使酒店饭馆大餐，水芹也能登堂入室，与山珍海味在一起，不卑不俗，一样受到人们喜爱。

家乡的水芹，最有名的产自于泗水桥，当地民间唱道：“泗水桥，地低凹，水芹田里是泥沙，香灰泥下流泉水，冬暖夏凉水芹长”。滋润泗水桥水芹的不是普通的河水，而是那地下有股泉水，决定了那里水芹独特的鲜嫩和风味，骨子里的品质，一茬又一茬，没有改变。

姐姐爱水芹胜似所有的蔬菜。细细算来，姐姐离开安庆已经有十五个年头，每年春天的时候，姐姐在与我通电话时，常常不经意间聊到了安庆的水芹，姐姐牵挂故乡的所有一切，只有水芹那么真实，年年水芹上市，姐姐年年思念家乡，年年我看到水芹，年年我思念远在他乡的姐姐。

姐夫先于姐姐四年考入北京的，姐姐和小外甥就离开了家乡，当时，小外甥才四岁多，到北京不久，姐姐也考上了研究生，一家人从此在北京打拼开来。如今，他们在北京事业有成，生活得非常幸福，小外甥如今已是大一的学生，对于家乡，小外甥渐渐陌生了，而姐姐对家乡的感情越来越强烈，这种情感，如同泗水桥下的泉水，干涸不了，涓流不息。

姐姐非常真实，是一位朴实、豁达且重情义的人，正如水芹那样，那么青葱、明亮，充满活力，生于田间而不俗，长于沟壑而不浊，保有独



有的清气，春天里总是把根须牢牢扎下，由内而外，鲜活而生机。

大前年春天，姐姐送父母回故乡扫墓，下车第一句话就问我水芹可下市了，我笑着说，没有没有，满大街都是水芹，姐姐笑了，从她的笑意中，我感受到了清澈，感觉到了真挚。

吃着水芹，我就想起了姐姐，这种真切的思念，每每叫我有一种冲动，冲动着爬上北上的列车，冲动着带几斤家乡的水芹……

前些天回乡，中午推掉一位朋友的吃请，一个人拐进了一条老街，找了一家排档，点了一盘素炒水芹，老板说，你来我家算来对了，我这水芹最正宗，上午刚在泗水桥采摘的。说话间，一盘碧绿的水芹端了上来，滋滋冒着热气，香气一下子升腾开来，吃在嘴里，顿感清新爽口，那独有的香味，从嘴里一直弥漫到心里，还没等第二个菜上桌，我已把满盘的水芹一扫而光。

在家乡，吃家乡泗水桥水芹，自己觉得简直就是神仙了，我忽然觉得，故乡所有荣耀的历史都已经过去，在我看来也并不重要，唯有这水芹是真实的，是鲜活的，年年生，年年长，植根于此，坚持着独特的个性。

从故乡走出去的姐姐，保持着清泉之上水芹特有的秉性，从容而淡定，这些品质，与生俱来，从未改变。

想您了 远方的奶奶

□储兰兰

清明的心情是隶书的心情！优雅中带着呆板；灵性中带着规矩；规矩中带着活力；活力中带着散漫；散漫中带着坚持！没有每年呆板的坚持回老家上坟，就没有了心灵中自认为的优雅；当每年的坚持变成规矩，每当面对祖先时，心里总有一股愧疚的活力在坚持。那坚持是散漫的，无人要求。

对奶奶的思念是我每年清明冬至时必须回家的最大动力。我亲爱的奶奶。我十二岁时，奶奶还背着我下雨天去村口大塘把脚洗干净，然后还背着我回家。当我一脸娇宠换来村人的责骂：这么大了还背他干什么？奶奶说：太费！洗干净了就不许他下床了！安然的幸福地等着奶奶把晚饭烧好端到床边笑吟吟地看我狼吞虎咽；感受她的幸福！可能这是她最大的享受！

一直认为奶奶的爱其实比母爱更伟大，更无私！只有爱，最原始的爱，最无私的爱！没有索求，没有回报的念头！小时候每个礼拜六的下午，走读的我回去的时候，奶奶变戏法似的从锅灶洞里抽出一个被各种烧化的鞋底包围的陶制小罐，里面是猪肉皮熬成的浓浓的汤，一点咸菜，一罐汤，尽收肚皮！你吃的越欢，奶奶的笑容越灿烂！小时候根本没在意为啥奶奶从来没让你等过，只要你放学回来她就在那里。肉皮汤总在那里。为啥总是肉皮汤？因为买不起肉吗？

夏天夜里，玩耍的时候奶奶的扇子跟着你，玩累了，睡醒来的时候总有一阵清风缓缓的若

有若无的、断断续续的还在跟着你，因为她一直跟着你，怕你热！怕你被蚊子咬！即使睡着了，她的手仍旧机械地挥动着、挥动着。奶奶！轻声地呼唤您，此时！

此时你在那绿茵下黄土堆里可听到我声声心底的呼唤？我相信你听到了，因为我在呼唤您！是您最爱的孙子！腊月里我带我的孩子去看您，那坟头摇曳的枯草是您微笑的致意吗？我总是记得您在世的最后一个春节，也就是我读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当您听到我说等上班了给你一个月五元钱的时候您开心的笑容，而在我走后的第三天您就病倒了，由兹此去。我深深的自责，当我临走的前三天，我拉着您的手说：奶奶，我马上开学了。您的面容立马变哀伤，声音里带着哀求：不能迟几天吗？我说不行，开学了！您缓缓抽出您的手，没说一句话！当我三天后回来见您最后一面时，您已经说不出话，只是无力地拉着我的手，那眼神、那责备、那遗憾现在我知道了。

当霍金的时间简史说灵魂不灭的时候，我心放下了。躯壳只是您的居所，您只是脱离了那躯壳而已，灵魂其实与我们同在！没事跟我在梦里说说话。说说您那又爱又恨的我的爷爷，他那因为赌博被曾祖砍下的被您用布袋包着陪伴您后半生的爷爷的三个手指头！现在我才知您其实是那么的爱着我的爷爷！虽然您经常在我面前骂他。在那边别跟他吵嘴哦！

虽然您不识字，但是我只能写下这段文字，寄托我的哀思和对您永远的爱！

温暖小店

□王自亮

下班回去，天色已昏暗了，凉冷的夜色笼罩了小城，许多人都纷纷往家赶。妻却说，咱们出去吃吧。骑着车来到城中的一座小院，这实在是一座平常的小院，甚至有些简陋，连个招牌也没有，比之相邻的竹子装了门面，搭了房子的小酒馆来说，实在不成个样子。更出奇的是，它只在夜里出摊，白天一天是不开门的。进院里，挨门是一溜杂乱的自行车，砖慢地，靠西墙是一丛疏竹，长得郁郁葱葱，迎风刷刷地响，东面就是一顶红帐子，挨东墙而搭，里面摆满了桌椅，还有一个电视，靠堂屋而放。帐子里面人很多，好友相聚，家人欢会，喝酒、吃饭、聊天。菜是家常菜，鸡蛋炒蒜黄、煮豆腐串、烧豆腐皮、蒸土豆丝，量大价廉。才料得这就是体育场边的老店了。如同旧友重逢，更有别番滋味。想以前，这店在体育场旁边，简陋的小屋，几张桌椅。夏日，桌椅全部挪到了外面，暗黑的夜色里，也不扯个灯，人都在那里吃喝，光了背、趿了拖鞋，乱吃乱喷，饮出几分清爽。

冬天，两间小屋，隔一道幔帐，里面是床，外间三张桌子，东墙靠壁挖了个小口，连着厨房，胖胖的女主人就坐在那里，招呼客人，点菜端菜。旁边柜台上放着烟酒饮料、肉肉小菜，有卤鸡脖鸡头豆腐猪肝大肠等，香味逼人，搅动人肠胃，口水直淌。屋里总有人慢慢地饮着，热热闹闹，听着外面寒风如刀，哗哗啦啦，飞雪如絮，漫天挥洒，就觉几分亲切和暖意。店主是一家人，忙时互相协作，闲时又互相逗乐，怡然自得。多少个呼风唤雨的黑夜，我从这里提了菜饭，急奔向温暖的家，纵使夜色凄冷，想想儿女，心里却是那样温暖。

后来，体育场改建，小店消失了一段日子，又出现在这里，仍然是往常的风格，不要招牌，不招人手，素素朴朴，就一家人那样忙碌着。仍然是寻常菜，韭菜炒鸡蛋、凉拌白菜心、砂锅面等，众人纷纷赶来了，一面吃着饭菜，一面嚼着回忆。

带母亲去旅游

□钱永广

“五一”假期就要到了，单位很多同事都在盘算去哪里游玩。晚上，妻子喜滋滋地和我商量说：“借这个假期，咱们开车带儿子出去自驾游，放松放松，你看怎样？”

儿子很早就想出去旅游了，尤其是听说这次要自驾游。妻子还没说完，他就拍起巴掌乐个不停。可我想到了老家的母亲，自从今年春节后，我们就没有回过老家看过她。想到这，我冷酷无情地告诉他们：“虽然我也很想去自驾游，但母亲早就盼望我们能回老家看看，我们怎能让老人家失望呢？”

可儿子不管这些，依旧和我胡搅蛮缠，嚷着要去自驾游。看儿子可怜巴巴的样子，妻子心疼地说：“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眉头紧锁，无奈地说：“要回老家看母亲，就不能出去自驾游，两者只能选其一！”

正当我和妻子为难之际，儿子一拍巴掌兴奋地说：“那就不能把奶奶提前接来，和我们一起去自驾游吗？”

儿子的话，突然让我的心头为之一震。是啊，母亲都是60岁的人了，她一辈子生活在农村，苦了一辈子，从未出过远门，她甚至连高山和大海都没有见过，母亲曾说过，她一直巴望着在有生之年，能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如果带母亲一道去自驾游，她该会多高兴啊！想到这，我一把抱起儿子，兴奋地对他说：“快，儿子，给奶奶打电话，让她做好准备，这个假日，咱们要带上她一道去自驾游！”

见我如此兴奋，妻子也一拍脑门，兴奋地说道：“是啊，如今家里富裕了，私家车也买了，再说，全家人一起自驾游，一定会备感温馨和幸福！”

是啊，假日，是回家看母亲，还是去自驾游，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难的是做儿女的，我们是不是有一颗孝顺老人的心，难的是，我们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因为，老人也正盼望着儿女，能主动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孩子们也想带他们出去走一走，体会体会休闲的幸福。

往事悠悠征稿啦

悠悠往事，总在心头。提起笔，记下那件事、那个人、那段岁月……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我们不要文采斐然、不要辞藻堆砌、更谢绝抄袭；原创的，真实的，都是美好的。提醒：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包含邮政编码。

投稿邮箱：zyq_405@163.com。